

高涨的事业与低落的教育 ——关于图书馆学教育逆向发展的思考

摘要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蓬勃发展的图书馆事业与逐渐“滑坡”的图书馆教育相伴随的局面。专业教育低落的主要原因是办学中的随波逐流、见异思迁和自惭形秽、妄自菲薄。要缓解专业教育危机,应采取守望相助、转移重心、发展内涵、奋力前进的对策。参考文献5。

关键词 图书馆学 教育 危机 对策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At present, we are faced with librarianship at its high tide and library education at its low tid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reasons causing this situation and proposes his recommendations. 5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Crisis. Strategy.

CLASS NUMBER G250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内的图书馆事业也在蓬勃发展,开始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然而,在图书馆事业迅速增长的同时,图书馆学教育却在不断地萎缩,几乎跌破了“预警线”。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逆向发展现象颇值得我们去思考、探索和研究。

1 “逆流现象”

80年代以后,内地的图书馆学教育曾伴随着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经历过令人鼓舞的复苏、发展和兴盛。其间,虽然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事业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但是,总的来看,图书馆学教育始终处在下游的位置,被动多于主动,落后多于先进。图书馆事业犹如“领头羊”在布满荆棘的山坡上爬行时一直在带动着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图书馆学教育则一直在“吃力地”追赶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步伐。然而,当历史进入“难忘的1998”的时候,在图书馆事业这只“领头羊”步伐更加坚定地迈向“巅峰”,开始领略“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胜境,迎接新世纪的时候,图书馆学教育则显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疲态”,并在“疲态”之中逐渐“滑坡”和“堕落”。于是,在世纪之交形成了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潮流相违背的独特“逆流现象”。

1.1 图书馆事业的高涨

1998年,继“中国教育与科研网”(CERNET)之后,国家计划与发展委员会和教育部决定启动“中国高校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CALIS)项目,建立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共知、共建、共享体系。

在国家计划与发展委员会的5000万元启动资金的支持下,各有关省市区和高等学校纷纷给予相应的配套经费支持,于是,在近两年间,CALIS相继建立了4个全国性中心和7个地区中心,引进了一大批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和大型的网络数据库,开始了大规模的联合书目数据库和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建立了全国性的文献互借与电子文献传递系统。与此同时,高校图书馆的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普遍重视。在经费预算上,高等学校图书馆的经费预算出现了普遍增长的大好局面,一些一流大学图书馆的经费预算甚至出现了“超常规”的直线增长,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大学图书馆的年经费预算近年已从过去的数百万元猛增至数千万元,以至于部分过惯了“紧日子”的馆长们一时不知道如何去有效地花费从未有过的如此可观的经费预算。在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的建设上,近年来,高校图书馆以数百万元的巨资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已经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而江苏省教委则投

资 2000 多万元开发了更适合国情的“汇文”系统,其用户数在一年间已接近半百。在馆舍建设上,继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于 90 年代完成扩建工程以后,近年来,南京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馆舍扩建工程;一些高校,如华南师范大学、上海市委党校等相继建立了新的图书馆馆舍。

在 CALIS 项目启动的同时,中国国家图书馆亦启动了“数字图书馆”项目,并已投资约 2000 万元从事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上海市图书馆在新馆落成以后经过与上海市科技情报所的合并,在行政地位上已由过去的“处级”单位上升为隶属市委宣传部的“厅局级”单位;在年经费预算上已达到了 1.2 亿元,接近国家图书馆的经费预算;今年,上海市图书馆亦开始启动了“数字图书馆”项目的建设。深圳市投资 8 亿元建设的现代化深圳图书馆已破土动工,而深圳图书馆自行开发的 ILAS II 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在 2000 年已突破 1000 个图书馆用户。南京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广州市图书馆等一批公共图书馆正在规划或开始建设新的馆舍。总之,公共图书馆在经历了 90 年代前后的“低谷”之后正在全面地高速发展。

1.2 图书馆学教育的低落

在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大手笔”层出不穷的同时,图书馆学教育却开始了迅速的萎缩。1998 年 7 月,教育部颁布了重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尔后又据此对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原设本科专业进行了调整。这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标志着图书馆学教育的急剧“滑坡”。

调整后的图书馆学专业,仍然为 2 级学科,在学科性质上归属管理学学科门类的第 5 个一级学科“图书馆档案学类”。虽然图书馆学专业在学科性质上从原来的“历史学学科门类”改归“管理学学科门类”,使图书馆学专业获得了较为合理的学科归宿,但是,由于新的专业目录在把“信息学专业”(原情报学专业)从原来的“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中肢解出去后又与“经济信息管理”、“科技信息”、“管理信息系统”、“林业信息管理”等 4 个专业合并设立了新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所以,在“信息学专业”被“融解”的同时,图书馆学专业立刻处于“形单影只”的境地,其学科地位实际上是“今不如昔”。

专业目录调整后,在全国高校中图书馆学本科专业已由 90 年代初的大约 40~50 个下降为 20 个(云南大学、西北大学、河北大学、山西大学、辽宁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安徽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郑州大学、

湘潭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而事实上这 20 个图书馆学专业还含有不少“水分”,因为其中部分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已多年没有招生,有名无实。

与此同时,在席卷全国的院校合并和院系合并浪潮中,一方面,原本“一体化”(同属一个院系)的图书馆学专业、信息学专业、档案学专业又被纷纷肢解,如南开大学、湘潭大学等学校的此类专业已均被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分别划归不同的学院。另一方面,图书馆学专业的生存空间正在不断“萎缩”。具有 80 年悠久历史、曾创造过几度辉煌、且享誉全球的“老字号”——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虽然曾经是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赖以“起家”和“看家”的“绝活儿”,但是,在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与新闻学院合并之后,图书馆学亦随之与档案学系合并成为“图书档案学系”,也就是说,现在已经从过去的“专科学校”——“图书馆学系”开始沦为一个“不起眼儿”的一般专业。

2 问题分析

在世纪之交的时刻,图书馆学教育出现这种独特的“逆流”发展现象,绝非偶然,亦非暂时。它是图书馆学教育在近 20 年间不断积累和沉淀的各种“问题”(此处所用的“问题”不是指“Questions”或“Issues”,而是指“Problems”)不可避免的“总爆发”的必然结果。剖析这种现象,我们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不外乎来自内外两个方面。

2.1 外在“问题”

一般来说,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社会因素在客观上制约着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于是,人们往往习惯于将图书馆学教育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归结为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然而,在同等的社会环境中,图书馆事业能飞速发展,而图书馆学教育却不进反退。这是否意味着社会环境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是有选择性地发生影响呢?当然不是。那么,图书馆学教育的“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呢?答案只能在图书馆学教育本身内寻找。

2.2 内在“问题”

图书馆学教育的“问题”不少,但是,一言以蔽之,则“整体非理性”足以切中一切“问题”的要害。这种“整体非理性”主要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随波逐流,见异思迁。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固然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改革亦是不可逆转的潮

流,但是,无论如何,图书馆学的教育发展必须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不可否定图书馆学的本质,即在一定程度上图书馆学教育应该保持其相对独立性。然而,近20年来图书馆学教育却时常在自我置疑或自我动摇学科的本质内核,时常处在“忘我”的盲目随波逐流和见异思迁之中。图书馆学系的几次“改名热潮”,如80年代初的“图书情报学系改名热”,90年代初的“信息管理系改名热”,90年代末的五花八门改名热等,就是这种盲目地随波逐流和见异思迁的非常形象而生动的写照。院系名称的频繁变化,或者说,不断“包装”,虽然满足了图书馆学教育者,尤其是学生的时尚心理,但是,其负面影响之广泛与深刻则大出始作俑者和紧步后尘者所料:一方面,由于名称的频繁变化,社会对图书馆学系(专业)的认识越来越陌生,以至于人们常常无法正确地说出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的院系名称。另一方面,由于名称的频繁变化,图书馆学教育在人们心目中无形地形成了“不确定”和“不成熟”的深刻印象。第三方面,由于名称的频繁变化,时尚的“形象包装”与专业内核的背离在客观上加深了学生对图书馆学专业的反感与抵触。这些社会心理的逐渐积累必然会导致图书馆学教育社会根基的动摇,甚至坍塌。

其二,自惭形秽,妄自菲薄。由于图书馆学从来就不是显学,将来也难以成为显学,所以,它很容易使图书馆学教育者和研究者形成一种潜在的自卑心理障碍。在80年代以前,图书馆界的从业者们基本上是靠个人的精神修养——“服务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来调适和化解这种心理障碍的。但是,8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观念和人们价值取向的巨大变化,传统的自我心理调节已十分困难,因而,过去的那种自卑心理障碍也就由潜在转向了显在。于是,形成了一股自惭形秽、妄自菲薄的风气。这种不良风气主要表现在“自我否定”和“自我抬升”两个方面。一方面,一批“前卫”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非常不满,妄自菲薄,自我否定图书馆学的科学性,认为图书馆学不过是一门“前科学”(即并非是一门科学)。另一方面,又以救世主的姿态不断地尝试着重构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自我抬升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竭力把图书馆学靠向一些显学。这种自80年代以后开始在图书馆学界弥漫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抬升”的风气对图书馆学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一,图书、图书馆、图书馆学、目录、分类、编目等图书馆学的专门术语差不多已经完全从图书馆学专业

的课程名称中消失,取而代之的虽然是十分动听但似是而非、歧义丛生的自创术语,如文献信息、信息组织、知识整序、知识工程之类。第二,图书馆学专业课程在经历了多次的删减、合并、压缩之后,其数量和内容已减少到了不可再少的地步。第三,图书馆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增加了大量的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课程,形成了一种喧宾夺主的态势。其结果是,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的“专业思想”发生了空前的危机,学生在择业意向上对图书馆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排斥心理,而这种强烈的排斥心理又引起了考生心理的连锁反应,使得图书馆学专业招生生源的数量和质量不断下降,以致危及到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

3 发展建议

虽然要扭转当前图书馆学教育逆流发展的不良局面绝非易事,需要从多个方面去整合,但是,正因为逆流现象源于图书馆学教育本身,所以,其关键亦应诉诸图书馆学教育本身。笔者以为当今之际缓解危机的当务之急主要有以下几点。

3.1 守望相助

目前,内地图书馆学专业的分布为:博士点3个,硕士点13个,本科专业20个。其数量和规模均十分有限。没有数量,也就很难有质量。而没有规模,也就难以保持现有的数量。在过去的数年中,图书馆学教育界一直有一种不太和谐的声音:认为图书馆学本科专业点太多了,办滥了;图书馆学博士点已经够了,再多设博士点就难以保证质量等等。这种声音不仅在图书馆学教育界传播很广,而且已经影响到了国务院学位办的决策者。其结果是,近几届学位评审均没有布设图书馆学博士点。从横向的比较来看,相对其它学科而言,图书馆学专业的本科点和硕士点数量已经很少,而博士点则完全形成不了规模。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可以想象,倘若教育部真的在下次专业目录调整时将现有的249个本科专业压缩到100多个的话,那末图书馆学专业是否能够保留将是一个大问号。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图书馆学教育界应该守望相助,互相支持,在保持现有专业点的同时,尽可能地争取设立更多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助人乃助己,自强才能自立。

3.2 转移重心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本科教育重在素质教育,专业的界线将越来越淡化。图书馆学本科专业在数量上很难再有大的发展。因此,未来图书馆学教育的发

展方向和重点应该是硕士生教育和博士生教育。这种向高层次教育的发展方向将趋近于美国的图书馆学教育的现有模式。实践证明,美国的图书馆学教育的现有模式不仅可资借鉴,而且也是内地图书馆学教育未来发展的正确出路。

3.3 奋力前进

要实现图书馆学教育的重点转移,笔者以为,目前的关键在于克服研究生培养点已足够的思想,通过各种方式改变高层决策者已形成的图书馆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不需要再设立的认识,然后,力促在未来的专业布点中尽可能地多设立图书馆学的博士点和硕士点,使图书馆学博士点和硕士点达到相当的规模,以避免图书馆学专业在未来遭受裁减或合并的危险。

3.4 发展内涵

目前,本科教育的发展趋势是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在这种趋势下,图书馆学本科的专业课程在数量上只会减少,不会有大的增长。因此,如何保持最低限度的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提高这些有限的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的教育质量。而要提高图书馆学专

业核心课程的教育质量,其关键在于发展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的内涵,使其真正符合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要。只有这样,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才不至于在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影响下失去其专业特色。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1999年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2 程焕文.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图书馆学信息学教育之发展与展望.21世纪中文图书馆学术会议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9
- 3 程焕文.危机种种——图书馆学信息学教育札记.图书馆,2000(1)
- 4 程焕文.盲区种种——信息学研究札记.图书馆,1996(5)
- 5 程焕文.误区种种——图书馆学札记.图书馆,1995(1)

程焕文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广东图书馆学会理事长.通讯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邮编510275。

(来稿时间:2000-07-27)

(上接第62页)

先生早年撰写的《西汉时代道教概说》、《后汉译经录》、《三国佛典录》、《老子王弼注校记》、《老子神话考略》,这是先生利用宗教文献研究佛教、道教经典及其思想的传播。先生撰写的《曹操与其时代之思想》、《建安时代之政治思想》、《建安时代之人生观——魏晋思想散记》,则是在40年代对魏晋乃至六朝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

抗战期间,先生筹组西北图书馆。他十分注意西北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他提出建立西北地方文献专藏的理论与业务实践,在当时具有开拓的精神。在今天西部大开发中,也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50年代初,先生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得到巨大进步。从此他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研究学术,使他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追思先生的一生与图书馆事业、图书馆教育、图书馆学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洞见卓识、开拓进取、质朴无华以及他对事业的无私奉献,完满地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刘国钧.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 2 刘国钧.中国图书编目条例.中华图书馆协会,1930
- 3 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北京:中华书局,1934
- 4 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修订版).金陵大学图书馆,1936
- 5 刘国钧.图书馆学概论讲授提纲.北大图书馆学系,1951
- 6 刘国钧.图书怎样分类.上海:开明书店,1953
- 7 刘国钧.中国书的故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
- 8 刘国钧等.图书馆目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 9 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 10 刘国钧.图书馆事业史大纲.北大图书馆学系,1960
- 11 刘国钧.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学习指导书.北大图书馆学系,1960
- 12 刘国钧.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北大图书馆学系,1962
- 13 朱天俊.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的讨论.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3)
- 14 朱天俊.图书馆教育走向何方——记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师生座谈会.图书馆工作,1957(7)

朱天俊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通讯地址:北京中关村.邮编100871。(来稿时间:2000-08-24)